

李文公集序



郃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

李文

前序一

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其從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

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其凡所為文莫不本於仁義其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
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
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
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
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
而已矣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
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

李文

前序三

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
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
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
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
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
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

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

李文

前序四

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
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郡
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
世也亦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
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李文

前序五

使檢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
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
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融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白瑞輝總

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石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目錄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丹傳後

拜馬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倕書

答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書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目錄

二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

闕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陽詹傳關

高懸女碑

楊烈嬪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目錄

三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祭女足墓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己箴

陸修楹銘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音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枕柳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目錄

四

五木經

帝氏月錄序

何首烏方錄

戲贈詩

目錄畢

李文卷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翔始就州府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翔有相知之道焉謂翔得古人之遺風期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翔以拂拭吹噓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其十一月梁君遘

李文

疾而歿翔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藉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翔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遷喪梁君也是使翔之命久迤邐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然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李文

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輿俗而相遠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起群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歟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齋醮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李文

三

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晦蚤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訃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
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兮佯睜瞞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蒼生接馨香之萑蘭兮樹蒿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李文

四

心兮羗與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肯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而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噓唏

一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李文

五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性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變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鶯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感邪昔者聖人必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廢乎爰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兩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弟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入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

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觀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觀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歟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李文

十

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月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遠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又則徽徽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派其工教驩兜殛鯀鯀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解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知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李文卷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問二首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李文

十四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畊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
古法墾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邇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

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
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厘也

二百

四十步謂之畝

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

古者畝百為夫夫田九夫三畝

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

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

四十畝為古之田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內五萬有四千畝

為古之田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

五萬四千畝為古之田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

五萬四千畝為古之田二十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

古者方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

李文

十六

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

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臺鄉井之所聚圃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

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樽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畎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

息葱韭菘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手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

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

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菘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

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百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勿偷饑歲并

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
與之而勸之蠶
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滯以內于公因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微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
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入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
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
曰迨天之未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
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
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
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
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

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
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
足是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姓日蹙而
散為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
守土以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
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
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
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
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李支

八十九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
以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
陰邪乘我之去而欺神霄人係虜鄉士大夫至茲
為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
父母妻子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
之耶必將伺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
老弱係纍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
成策邪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
有說乎

卷第三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後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後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遠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李文

三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然而是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遠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我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貴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詘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懼怒乎寧遠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遠而不可從必乎曰未
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
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遠理不吾之問辭非
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遠所謂君子者
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懼其害者蓋
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弁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
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
於佛寺以申追福翔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

佛法之添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揚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于禮者有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揚氏之儀據於古

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義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
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
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
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
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君不作役物以養己者至
於幾千百萬人惟是而凍餓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
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鉄以形之鬚髮人男
女以君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
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宮也三
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胾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浹決

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戒也幸矣
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

聞之曰沈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釁於赫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禮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純紙爲裳取竹架厠覆以草獨止其下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犁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者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綿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君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因謬云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翽與陳恒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朔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翽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教儻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苗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殷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

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禱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殺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

四

李文

二十六

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于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甚難矣或寵其妻或愛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知順其過則虧禮不正

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知已者言之則爲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巋然不復其性感

四

李文

千七

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
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
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
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
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惡知其異於
淵之自出者邪

卷第四

李文卷第五

文七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雞志

題燕丹傳後

邦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
永父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
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
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

五

李文

三八

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
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
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
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
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
不曰孔之回而顏之立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
人焉其容貌雖如驢兕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者
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
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

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鷂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矧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知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槽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

李文

千九

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慙夫

截冠旌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
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翔粟投于地而呼
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求見粟
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息
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目之
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暮
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
而大鳴焉而延頸啞啞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
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頭
翔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徭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

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
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
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
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
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
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曾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
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
彼衆雞雖賴其名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
雄雞雖不見荅然而其迹未曾交移焉翔既聞之惘

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難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曾洙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爾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
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
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
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解子聯以雜文罷黜
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
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
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
命邪故謂生庶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
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徃徃出奇恠之人

李文

三十二

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邪其風
侈慶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
勿我憂也

雜說 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
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
行是天之文乖謬也天文乖謬無父覆乎上地文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
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
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
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
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紫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
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
傳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作天地人神也然而耳
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
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
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
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
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
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
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

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
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
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為管仲
也孟軻又不肯為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
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
後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尔是其心
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拔以湏後聖尔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
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
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李文

三十四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
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翳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恟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麟傷于毒
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卷第五

李文卷第六

書四首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宋載言書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

李文

三十五

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常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告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

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恹恹惺惶，奔走耻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来，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飢求食，如夕曠思通。如見妖覩，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凡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於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禦，敢求殮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覩，閤眼而不覩，視遷榮如鞭笞，官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愛惜，所授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章

然矣。某宮之知既甚矣。某宮之位日見于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濟。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九身當位。得志於時。值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

李文

卷七

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牒而歌焉。某再拜。

荅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踈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恠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九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顯。朝

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閱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况亦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遷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踈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恠者當為辭焉

李光

三十八

荅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漢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抵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推

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燼而泯又無聖
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
光耀於後故或徃徃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
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
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壽僕以為西漢
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盤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
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
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茲得於特
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
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
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咸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為本群

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固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秦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謝曰文玉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又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其再拜

荅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

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變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恠嚴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

李文

四十二

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闌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鶻冠田穰首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

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林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太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

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曰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

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章零詞揚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陛下遽勿而位卑而皆
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意踐之與翔書亟叙足
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
犯李某頓首

李文卷第七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卽中書

與陸修書

荅侯高書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

李文

四十五

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遷自為去就也切惟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蹠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人不能顯辨其事忍耻署勅內愧私欲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

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
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
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
况道不行雖皋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
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南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
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怨苟安
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
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

李文

四十六

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敵盡言
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
自竭其分耳聽與性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瀟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
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
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大耀而無武功郭汾
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
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
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
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
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
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
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
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
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
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
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
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知志是望棄前勞不可

二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
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
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翔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
詞處士石洪

明經出身十五年
前曾在冀州糾

前宣歙來石軍判

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
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膏
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期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
若一此人先為一二閭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惑於

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患不達適足以厚
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激身遜而道光材長而
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者以父在蕃中
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吾處常如在喪雖
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
朗人物材能不復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
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
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采
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
叙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
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恠哉翺以
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
叙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
重道遠非狗彘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翺之說
未必果信於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
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揚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載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
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
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

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
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敦
事觀敦人哉幸甚幸甚翔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
者三猶違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
說也竊惟當茲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為後生之所
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
心雖有卓犖竒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
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
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
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
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
州之於梁補闕者說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
後進者李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
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
善俱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
成之若翔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
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翔載

拜

興陸倕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即年止於二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辭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翺再拜

荅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善感數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

此之無變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闕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尔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

李文

五十一

天下之人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闕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湏之尔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尔不脩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配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配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益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尔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污辟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物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尔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尔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
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
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不皆運也吾不能
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
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
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
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
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
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充矣欲默默則道
無所傳云尔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李文卷第八

書六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誨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李文

八五十四

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尔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莖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

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千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為執事惜焉豈惟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觀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杳默成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闕誰為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竒才也
未聞閣下知之九賢人竒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

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
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
而容諗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
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諗人之
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
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則賢
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
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好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

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待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翔賤人也直諍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翔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翔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第

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晉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為孝者以拙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廷怒不貳過為典孝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

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者無不誚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別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翔不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翔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于汀州翱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况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既除矣自茲日歟後汴宋穎毫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毫人

李文

卷九

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耻礼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厭乎肥甘尔体未嘗頌乎綺紈尔目未嘗悅乎采色尔耳未嘗樂乎声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屋尔出遊未嘗乘乎乘黃尔祿利未嘗入于家尔名

字未嘗得進于天王尔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氏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变化可以如響之應乎声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啼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况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尔其為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翺雖不肖未嘗曠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翺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之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朝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俾河南府板榜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

李文

六十一

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翱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厨黃卷為狀向於前尹判榜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諛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翱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翱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檢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即為故事依榜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翱為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於某處損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翱慮前尹迂改來者不知為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感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尔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况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為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為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

未得其所或來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為風雪之所飄洒不乃使論者以閣下為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為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下曹掾非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光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為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憲司謀逆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輒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直無以越職出位言為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尔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從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惜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

馬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
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
力也雖盡用其才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
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
者則仁義之辭也思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
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
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
其讀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
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
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
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
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
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
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
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
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翔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
永已矣更無徒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

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此二疎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捨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

情見待豈知夫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施粗得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六門不負朋交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况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

兄弟為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

李文

六十五

以脩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且能早知知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美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言乎

李文卷第八

李文卷第九

表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闕

論事疏表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
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
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

李文

六十六

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制五聖之憤
耻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
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
矣至如淄青生口夏候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贊其父母妻子而
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
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
竊聞夏候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
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刘
暉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

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閏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有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

李文

卷七

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犯御名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之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以

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

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與復太平大畧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慝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馬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息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譏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頽閔之相往也不為黨

李文

李九

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譏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後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
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懷遠慮務於利已
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
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
好利則敵蓄聚歛剝之計主好声色則開妖艷鄭
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
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
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
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
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

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
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賈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
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
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
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
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
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
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
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
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

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十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况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

李文

十一

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

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
三五年臣必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
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
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
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
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
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
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相定額若非兵士

闕數不填及減刻而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
如泉之可漏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
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
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
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此年天下
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
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
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
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
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
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李文

七十三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
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
不恃敵之不来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
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
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
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
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
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

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
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九

李文

七十四

李文卷第九



李文卷第十

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度支寺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

李文

卷十

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得澤潞邢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并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感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恨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補之九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

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礼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實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滿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記事則非史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礼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剛用司農寺即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米泚自足

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微之於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二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恣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矣。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竊敢陳論，懇懇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李文

七十七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禘、烝、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煨燼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

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闕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籩葺嘉蔬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監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
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
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
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
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
經義可援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

李文

七十九

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糞土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
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
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
之各不同也閣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
狀矣不識閣下將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
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
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惟不惜聽九

之說或冀少以俾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
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
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
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任之未適中
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己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
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
於陸巡官乎翔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
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
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
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

李文

八十一

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翔拜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
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翔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
下以為斂錢造寺必是耶翱雖貧願竭家財以助
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奉
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
道以為無營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詮心者寡
矣惟土本銅鉄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
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具立一王制度天下

寺觀僧道其將與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與之是
符融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
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
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
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調之歟何暇出錢以與有損
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為耳拳拳
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
所為竟是翔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
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
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李文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云要與撥寺觀家人院滿糞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久不嚴尚實但苟思壯麗城地
閒未源孰大於此若閣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
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既歿異季塞途孟
子辟而闢之然後鄭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揚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蠢於生靈浸濁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龔感悟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悉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衆議則物情獲申衆務皆理倘朝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朝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採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朝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頌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校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

中不便若遠歸爰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不罪也當時翱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翱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于京師奏請至滑泐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徃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媵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

李文

八十三

媵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翱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辭以去之也故魯參之去妻也以蒸藜不熟孟軻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即非翱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翱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
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
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抵
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
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
泉下幸甚幸甚翱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
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惟矣茲所陳者但樂明
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謹狀

李文卷第十一

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使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秦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
仲御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

李文

八十三

舊相東都留守薰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
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
亂允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
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
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
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
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

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
辦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賊方員外
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
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
既抑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
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
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
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
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
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

李文

八十六

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
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
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矣成
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
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
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
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遠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
滿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
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父屯賊未滅上命裴
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

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
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
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丞白丞相請以兵
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
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
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辦
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
令栢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
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承相

李夫

八十七

歸京師公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
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輿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
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
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享之壽不能長梁武
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
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禱者公皆計
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
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
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
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授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

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兇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兇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實來禍福為兇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旗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校節此皆三軍

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又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

史皆不鎮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止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

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
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
体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
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暮服以報之
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
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
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
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
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
晚方藥食必視本中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慝食不

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元十五歲矣如又不足
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
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
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文常定謚并牒史館謹
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

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

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

行狀

曾祖仁徽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叅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乱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

之迂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與
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
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犂粟種與食所收
其半與之不假牛犂者叁分與貳田久不理少根
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九
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
其藝束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
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
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
工有餘陶者巧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夫

十旬而城廓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其始來也詔之人戶僅七千九六年遷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關其帥

李文

九十二

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遷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君塋近漕河表求改塋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師廷散大夫使持節都督益州諸軍事守益州刺史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七年也詰倭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今通

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贄供賦黃氏周氏常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常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設官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賊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竟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緣道發輒捕斬無復犯者蕃

國歲來互市奇珠璚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紫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天後天祐風寶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

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
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
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充鄆
懷三州刺史公伯允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
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資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
必盡所資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
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
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

李文

九十四

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
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
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
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
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瓦
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
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
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強不便於百姓
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為使
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

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
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
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
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
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
叔賢於君 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
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
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
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
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抵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
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
為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徭聞其景行其具州
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
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
皆可以傳於後世為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俱文章不足
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
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為之傳焉

李文卷第十二

碑傳四首

高愍女碑

楊烈頌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歐陽詹傳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姊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
漢陽歸天子。前此賊質姊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
守漢陽。及彥昭以城歸。姊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
氏也。將死。憐姊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
于官。皆許之。姊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

李文

九十六

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
殊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
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
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
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
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
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獄吏噉囚。章女
悲號。恩言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
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
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

化馬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服戶知也貞元十三年韜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楊烈嬭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馬賊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

李文

九十七

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

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
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
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
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
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率其徒
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
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
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
茲猶存。嬾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
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

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取。自
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
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
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以走者。
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嬾人也。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
愍女。楊烈嬾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
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忞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
韓城縣尉登宣城鬻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
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
公為捕賊奉使察之坦仰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
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
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
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
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

李文

九元

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珙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
據理以拒之盈珙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
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
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
大將等皆父在軍積勞亟廷以及右職奈何自薄
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
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
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珙以甲士
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珙不敢違
復卒盈珙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珙方會客言

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福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入孟珙與姚隙後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洪西兼盜缺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允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翦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

李文

一百

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負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

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闡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闡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鄉勿刻坦對曰殿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執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取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

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曷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体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垍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覲諫議常侍之

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垵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垵所排改左廢三坦初為殿中當社黃裳為相故累廷九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廷之速數月宰相裴垵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闢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諒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

李文

一百二

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議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之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部侍郎充諸道差缺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

數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謩言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遣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謂寃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職於州郡者或帶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但悉條奏奪去其所無罷宣歙兩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臘配之鄙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墾田列柵二十益兵三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從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比狄之要若避河派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旸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旸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籍以為已勛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尺

罷兩稅外山澤盜井掘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
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
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
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息而無逃
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李文

一百四

李文卷第十三

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左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

平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
萊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
公之時三郟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
黎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

李文

百五

郡守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為工
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審為河南永寧令
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
諱良噐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
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
劔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
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
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
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
取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

取將兵來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
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
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獬虎據小傷胡參據萊里江東
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
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
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
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
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道時喪亂
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言私志未立豈敢望
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召

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
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爰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
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馬及德宗
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
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
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 參昭守寧陵希烈
擁水灌其南築甬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
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
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
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

皆賈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云
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
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
奔於蔡討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進兼御史中
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勳茂代書于竹帛戎籍
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少為左神策軍
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郎中城
等三十六人面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贊之
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擇斥去募勇者
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怵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

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
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
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
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
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塋于万年畢原夫人
康氏先歿後始附塋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
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
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
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
廊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錢力

破賊及壯解寧陵獨以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
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
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朔自廬以諫議大
夫徵路出于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
嗣其果其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怯勇死擇官就軍
焯有其勲擒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
由早至巨莫匪躬致宜躋土壘報未功當是生後人
紹慶不忘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李文

百八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
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
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俟二十八將功
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
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詔贈鄧州長史生
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
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博野樂壽本隸
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

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請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遷以為左神策軍將

李文

百九

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庸自刻飾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稟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称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益州刺史闕帝初以公為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織党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俱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賊當禁其逃亡

華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苗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纛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銘曰

李文

百十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辟辟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為初尔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欽州述

吳郡陸修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顛頽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

之賴其方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補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李文卷第十四

墓誌五首

右僕射楊公墓誌

獨孤常侍墓誌

任工部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
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揚公墓

誌并序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
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

李文

一百一

震諸儒謂之闕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
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
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
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
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
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
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
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
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
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

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吊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郎中致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

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旨入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為宰相會是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頷因而出之者由是為

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
吏部員外郎常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
皆抵於憲其在廣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
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
道之節度使徐中以已俸薄月加三十万且曰後
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
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
炭粥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讚公直言
常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
事搆擬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

李文

百十四

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
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
均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讚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
修申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
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
羨錢公食豐絜解宇以修遠茲守行遂為故事凡
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詆者
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
輓供饋益鉅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震寓以唐
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寧州出於

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感上許之霞寓深然遂內外結搆出為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為彬州射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兖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

李文

百十五

實上甚悅謂宰相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問宰相崔群皇甫鏐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鏐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鏐所讚鏐又改尊號中上言故鏐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官夙志茲則負吾平

生心矣疾平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
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
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还私家不
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
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
人家每佳辰体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
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
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九朝廷之賢設位而
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
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

太夫人之瑩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暹
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
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
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常公
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
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鞠之受恩也公來
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號國又統漂泊江湖
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
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泣

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雋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逮葭莩濡洽以財袒免總麻亦及其哀止足告歸偃息立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卿曹貴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具示終以常福薦啟歸疇可比望為尚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朗字用晦常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

李文

百十七

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權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克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
皆不行君子泮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
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
兆府司錄參軍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為都
官員外郎脩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
員外得郎中數月廷權知諫議大夫敬宗御丹鳳
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
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
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愆不得
請九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廷二部

李文

百八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
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
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常氏給
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
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
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肯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
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推子今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信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赫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叅軍勅攝富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
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李李文

百九

太府寺丞未幾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知故元載得
累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
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爰州司戶并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魴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構疾歸卒于
信州權寔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異為知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羨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武營田使
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塋于万年楊村從先人
舊塋淑嘗與翱同事嶺南府翱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吾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
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李文

百廿

齊周昌王陵所知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潘之河
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河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訢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據翱以為與
逸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逸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鞠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所知值君卒吉勉以
君喪殯於襄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
吉勉來告於鞠鞠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
死狗兒尚童鞠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
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鞠奉

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
京師鞠實主其事銘曰

鞠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
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族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
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懷心骨是
以乞假公府言來葺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
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譴于此靈
齒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比冥昭何異可用居息
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李文卷第十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歙州李長史墓誌

慮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李文

卷十五

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爲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滿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益誠府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

言皇甫鎛為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䟽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為兵部總數十日九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洋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大夫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

李文

百廿二

年十五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後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卒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画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養

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瑒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蒿之下江陰絮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李墓誌銘

李文

百廿四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歙眉州別駕時宰相有積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病暴卒別駕燒一瘡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兩軋覆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是少不冝求仕善中繇書弓矢博奕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行吏急民寬富豪并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人六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府觀察使杜式方次女壻京兆常放次女壻滎陽鄭循礼小女壻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士家事自餘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鹽鉄推官寶曆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于鄭州某縣岡原翺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求曷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為誰孝子卜之善葬僉言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何以

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祿叅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卿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文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罪歲餘除河南八月癸酉嘗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叅軍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賤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

李文

百廿六

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銚耒一日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入其羨于官君既去賫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僦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表耶使拽

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皆然故敢
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贓何為因
必出之召主饗吏約之曰司祿判官文李參軍皆
同官還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別無踵舊犯吾
不怒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
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戕田手力數既別官
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
至參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
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
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
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
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
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慎守
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改易皆克已使人堪為
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感以為能高而位卑
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不失家
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
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
曰文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隣敢請紀
石期不得詳乃據所見聞者其言可推而少

允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時所艱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兒弟之家戀母也傅氏戀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

不為朽矣

李又

百廿八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嬪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侁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礼部郎中雲鄉礼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肖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飾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真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翔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于汴州閔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

李文

百五

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入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於王事初礼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礼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公文

祭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慕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文

百卅

嗚呼孔氏去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我
風混華異李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不讓儼花闔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殿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
䟽奏輒斥去而復还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

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
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
大號决裂肝骨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
斗之光我謬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
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
尊尊百酸撓腸音容若存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
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外
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

李文

百九

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
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
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
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
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
捐君齒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營臻主
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既喪有子
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
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析文指

欲抑不能繼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
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
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制物之至宜乎得政君
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
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草
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
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
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禠柔而中毅護勳

李文

百九十三

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
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
年顛白成翁齒蝨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
賤躬閒以存歿心悲曷窮莫爵而拜公其表裏嗚
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翔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礼至實賓之右内惧不称又安敢辞仲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翔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若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廷侍郎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因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劍川翔作東塚丞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允念復召為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衆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體道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尔歿而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柩先趾臨路一號未訣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為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螿用彰德惠之厚殁身敢忘公以直道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批如絲之

與賢共謀穢滌榛熾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潛
疑危處之若闕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笑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歲期作相為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
云命知足告休頤養于家子為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貴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柩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聲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塋叶期返
宅于榮朝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垆
承教絕續刻揚德馨編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襟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兄初有疾驟人來告走駟徃視連呼不覺痛撓我
賜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社笑語
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遄發負
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

復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震濬
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
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尽乎將有所之唯
盡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
自古神聖莫不皆尔名墜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
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往謂
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
錄既到酸悽啓書披尋未穷漫漬盈裾生雖相好
沒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

李文

百卅五

郡事

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

杯寫情四望歎嗚呼哀哉尚享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
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柰何官不展心
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
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决刻石
在壙名傳詎滅不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
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第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潔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權接遂登諫省藉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沈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計逼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懷貫心骨有酒在醢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李文

百卅六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廷公事多暇嬉遊自般柳垂于塘荷秀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鵬鱣往還笑言無靈咸尽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柰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吊者酸悽附奠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巡官文

嗚呼其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
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
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孰知幸

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余
有行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
事亟还方將執手復展懽忻如何中道哀訃忽傳

李文

百卅七

驚呼失声迸淚流中豈其相逢丹旄載翻少妻慟
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
在身童烏項索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愆將
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下
有告使人感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一
觴在前死矣柰何悲哉錢君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声出仕定
冊歸漢謨俞帝旨筭無失画功伐可紀破斬徵側
實平交趾來徃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意改南还明珠譜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清
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
歲不毀詰詰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矢勛華不慈
曾氏殺人毋投千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
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謫萋兮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万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
不怍雖棄直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竿既
設神乎降恩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李文

百卅八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
神降歆明應如荅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
宿麥重秀臣人惟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于
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方
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
未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
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遺野州攝要籍司衙前
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醎脯告辭于瀟山大神之靈

翺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卑同鄰郡逃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宸我政無能違此
歲凶災同災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長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冥不覩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來訣別涕洟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十六

李文

八百廿九

李文卷第十七

雜著八首

行己箴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陸修檻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南

數竒篇

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
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譴自它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礼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廷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師

李文

百四十

陸修檻銘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客曰翔銘于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巖旗幟六桶四

極芳重架虛栞拱不設簷蜚祛祛嚴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鋤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以辭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鍾銘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鍾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翔書辭以記之

李文

百四十一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鍾成先時厥初罹于天菑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葺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喻其徒不詳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女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鍾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声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斃千僧勗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潛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翱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
智與神侔潏潏南陂冬軋夏漉九江漲潮潛潛逆
源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飄吧尤亦
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軻其舟童嬰涕墮
老嫗號愁歷古達茲孰為祗籌濬之之來養民如
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
東西百里闐臻莫不用力千鎚響音尅音謹相勵
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墉為渚
水蒲莞芡芡鴻鶻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

李文

百四十二

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
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
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
月高極明万物潛休遠無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
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
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秦山

役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謂汝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竟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無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乘汝實異茲讎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吝我如縛人或羨我汝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克汝之心飽汝之腹

李文

百四十三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室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汝我忘無感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沅其可久長頃更臭死督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滅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吐氣掩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怙姪曰數竒數竒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太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竒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竒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竒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竒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竒之祿朋友故舊總麻
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廷辟不受
請以與其叔無怙無怙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
以賴之獨無怙以為不足于已無怙有妾曰善佞
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竒愛不類如其子無怙
以乃告數竒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故勿以

李文

百四十四

為弟數竒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怙曰吾祭之詳
矣有驗存焉數竒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
叔父之為人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先受謗為
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數竒以為然因質於無
怙無怙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竒以為信既而
數竒仕於蜀無怙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
數竒至固爭之無怙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
竒強我以為無怙惡數竒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
之莫有惡名於時數竒終不怨其自行如初取問
為數竒若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竒挈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
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大伯仲
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
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
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
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怕之惡數
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怕於大惡孰與去
而皆全以追大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
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怕之所行
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無
怕之所行無怕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怕於惡數奇
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
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稅御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首烏方錄

戲贈詩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潯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李文

百四六

野送以東野行潯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登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别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葱酒以餅表暮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渠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名醫察脉使人入廬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在廬自盧义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水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州假舟轉淮上河如

汴水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

辰上栖靈浮菴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
石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
二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
天竺寺臨曲波觀
輪春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朔在衢州

李文

百四十七

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以華山丙申上千
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
明日至瀨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瀨陽峽己卯宿
清遠峽山癸未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
洛川下黃河汴渠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
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梁有高下
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
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
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
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
流自洪州至大慶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
江自大慶嶺至澧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

李文

百四九

慶嶺自澧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澧
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枕柳亭

朝與監察御史常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
八千里朝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潯以行常君期
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
有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期停舟宿留日
以須常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然謀疾到逆江而
流上朝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
亦前行矣上枕柳亭見常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

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
初謀竟畢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朝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遙遠地嘗
以為無已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
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
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
下無泉巖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
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
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李文

百四九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竒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
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興之對者七
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武丘山則外惟
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聳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

樗蒲古戲其設有五以木為之
因為之木今則以牙角尚齒也

判半也合其五段並上
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殿二作雉雉鳥也取二

背雉作牛

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並刻牛故曰背也

采六開塞

以球勝也雖矢馬開亦皆角逐防退之義也王采四盧白雉牛

其不皆玄曰盧厥筭不六

盧義未詳全為王厥為亡全

六筭者行馬時便以此

數矢而開之他筭故此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玄

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

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

如開各一厥餘皆玄曰

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牛玄各

二白一曰禿厥筭四曰三玄二曰擲厥筭三曰二

玄三曰搗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開二間矢為三

李文

百五十

問別也刻木為闕

闕每聚四十矢馬筭二十厥色五

大率戰時

五色者各辨

九望馬及王采皆又投

擊馬謂打散

其辨也

馬出初闕疊行

得馬王采自專故皆許重

疊馬即許疊也如不要疊非王采不出闕不越坑

亦得重馬被打著尤苦

常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

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馬出闕亦自專之義也名為落坑義在辨出故用王采能出也入坑有誦

其所罰

並輪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

謂矢行致馬落坑也

數育而入坑者所賭直臨時所約

則數家無擔石儲而一掬百萬也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務禁忌
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慮不能條然
杜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
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
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唐諱民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若然
後據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為月錄

何首烏錄

李文

百肆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天生鬮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離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
之有鄉人麥良戲而曰汝鬮也汝老無子此藤異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
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捷慾不制遂娶寡婦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
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
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

李文

百五二

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
柳葉其皆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
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尽其根勿洗承潤以布
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九服偶
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充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歟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薜蔓生根如杯拳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馬元和八年八月
錄

歲贈詩

縣君好埽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踈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欣尚既不同埽鑿各
自脩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由

李文

百五十三



李文卷第十八

